



红太阳照亮了
大寨前进的道路

陈永贵

紅太陽照亮了 大寨前進的道路

陳永貴

農業出版社
農村讀物出版社
• 北京 •

最高指示

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。

* * *

对于农村的阵地，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，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。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，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？

* * *

公社农民以农为主（包括林、牧、副、渔），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。在有条件的时候，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

目 录

前 言

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魯晓夫及其 代理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·····	1
什么是大寨精神·····	40
政治挂帅、思想领先的原则·····	40
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·····	69
爱国家、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·····	89
巨大的变化·····	91

大寨，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紅旗。“**農業學大寨**”，是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的偉大號召。大寨每前進一步，大寨的一切成就，都是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親切關懷下取得的，都是讀毛主席的書，聽毛主席的話，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結果。

大寨是在同中國赫魯曉夫 及其代理人的鬥爭中 成長起來的

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，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危險的敵人，是全國、全省

也是大寨人民的死对头。长期以来，他們利用篡夺的职权，打着“紅旗”反紅旗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，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，妄图在农村复辟資本主义。解放以后，他們就扯起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”的破旗，大力宣揚“四大自由”、“剝削有功”，狂热鼓吹发展富农經濟。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，他們又妄图扼杀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在三年暂时經濟困难时期，他們大反三面紅旗，积极推行“三自一包”，大刮单干风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他們又推行一条形“左”实右的資产階級反动路綫，打击一大片，保护一小撮，妄图把階級斗争的盖子紧紧盖住，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烈火。他們每次刮起的黑风，都吹到了大寨。但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

寨人，很快識破了他們的陰謀，頂住了股股歪風，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。大寨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，堅決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，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。這就戳痛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。他們越來越感覺到：大寨這面紅旗是他們在农村復辟資本主義的障礙。因此，他們把大寨看作眼中釘、肉中刺，千方百計要把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這面紅旗砍掉。特別是，一九六一年以來，他們更加緊了反大寨的罪惡活動。但是，他們是“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”。大寨這面紅旗所以能越舉越高，就是我們大寨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，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決鬥爭的結果。

一九六一年，原晉中地委的走資派借故把原在昔陽縣工作二十多年、和我們一

起战斗过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同志调走，派了他们的一员干将到昔阳担任县委书记。他上任第七天，就带了一群人马到大寨开始了反大寨的罪恶活动，搞什么“小三查”，也就是摸一摸大寨的底子，检查所谓“虚夸”，以便给否定大寨的成绩找借口。搞哪三查呢？就是查我们的土地究竟有多少；查产量究竟实在不实在；查粮食统购是不是完成那么多。经过反复核查，产量没空，统购落实。从产量与统购上没有捞到稻草，就在土地上大作文章，胡说我们有“黑地”。当时，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问我：“你们究竟整修出多少地来？”我说：“有三、二十亩吧。”他说：“到底是三十亩还是二十亩？”我看这个家伙是专来找毛病的，就说：“三十亩吧！”看来他满意啦。当时我们的产量是六百多斤，这个家伙把我们的土地加了三十亩，把产量平开，就平成五

百多斤啦。实际上增加的三十亩土地已經包括在总耕地面积里了。他还按照加大了亩数，把我們多年来的有关数字全部推翻了。他还說：“你不論到任何地方开会，都要讲我給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。”我考虑这个問題不对头，为什么要这样搞呢？那时候也沒有开展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，只考虑我們究竟有什么問題呀。我認為我們沒有什麼問題。那么，为什么他們要这样搞我們呢？現在我們才知道，他們是一小撮走資派，他們执行的是中国赫魯晓夫的資产階級反动路綫，他們反三面紅旗，他們想把大寨紅旗砍掉，因此这个問題也就不奇怪了。但那时候，我們想来想去只覺得不对头，这是打击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哩。我們整修土地犯不了錯誤吧！我們多整点土地不好嗎？这对社会主义还有危害嗎？應該多整土地嘛，整好土地来增加产

量和增加收入，增加社会主义財富嘛。当时我們和社員們商量，社員們也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。我想向上反映，这实际是告县委书记。告县委书记，我又不能亲自拿起笔来写信，要找別人代写。有一个《山西日报》晋中記者站的記者，我摸透他的底子，他不反大寨。他不反大寨，我就給他說实話嘛，我說：“你能不能代笔給我写一封信呀？我要告县委书记。”我还說：“如果地委不答复這個問題，我向省委告；如果省委不答复這個問題，我向中央告。”这个記者說：“我能够回去給你反映这个情况。”我說：“这也可吧。”这个記者同志把我的意見代轉給原地委。原地委走資派一听说往中央告，他們害怕啦，就給我来信說亩数不变，新土地不加，照旧办。这次他們反大寨的阴謀沒有实现。

一九六四年冬，他們又乘社会主义教

育运动，也就是“四清”运动之机，企图砍掉大寨红旗。借“四清”之名，来行反大寨之实。伟大的“四清”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。毛主席为“四清”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。但是，他们不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却忠实贯彻中国赫鲁晓夫的形“左”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打击一大片，保护一小撮，这在我们昔阳县是非常突出的。

他们在大寨是怎样搞“四清”的？由他们所操纵的工作队对我们和对其他队的干部一样，也是一进村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我们当作走资派去整。他们撇开我们的党支部，进行所谓“扎根串连”。这种“扎根串连”看是串连那些人，扎那些人的根。他们并不是去串连贫下中农，而是首先看谁对我们的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。这

我們誰都知道，干革命，搞階級鬥爭嘛，我們的矛頭是對準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、牛鬼蛇神的。他們那麼樣一喊叫，當然那些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、牛鬼蛇神都會說有意見。有意見，那就成了他們“扎根串連”的對象，扎根扎在地主、富農身上哩。這樣一來，他們的根子有啦，又串連了少數不好好勞動的落後社員，讓這些人給幹部捏造莫須有的罪名。捏造罪名以後，就奪了我們黨支部、管委會、共青團、民兵和婦女會的權，成立了什麼領導小組。這實際是代表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、牛鬼蛇神奪了我們無產階級的權哩。他們又和那些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、牛鬼蛇神勾結起來，整我們幹部，干了許多壞事。我就讲讲主要的幾件事。其中最大的一個“罪名”就是我們大寨大隊從來沒有扣過糧食水分。他們說，在全省、全國沒有不扣除水分的大隊，為什麼

你們大隊不扣除水分？你們不扣除水分的目的，就是要爭模範。他們還說，不扣除水分就是不執行政策和違犯了政策。說我們不執行政策，看是執行誰的政策哩？要是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政策，我們堅決不執行！要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政策，我們非執行不可！他們去到一戶社員家里。那戶社員全家五口人，有兩個勞動力，他的口糧平均是五百六十斤。他們去了問：“你家幾口人？”那個社員說：“五口嘛。”又問：“你們平均多少口糧？”說：“五百六。”又問：“扣了水分了沒有？”說：“糧食都曬干啦，有什麼水分可扣呀！我們從來也沒扣過水分。”那個工作隊隊長就用筆給他算，七折八扣，把這五百六十斤口糧算成了二百三十斤。還惡意挑撥說：“你看一看，一說就是你們大隊的幹部很好，這就是你們

的好干部，簡直是万恶滔天！好什么，名义上給你們吃的是五百六，实际除了水分只有二百三。但是你出錢还得給人家出五百六十斤的錢。”看看，他們搞的是什麼鬼！农民总还是农民。毛主席教导我們說：“**严重的問題是教育农民。**”我們的工作做的还不是那样好，还有問題。因此，这个社員听他那么一說就动搖了。当然，一动搖，他們就喜欢了。这就扩大了他們反对我們的力量，把这个貧下中农爭取过去了。

再举一个“罪名”，就是我們的粮食分配。大寨粮食分配的按人口分配部分，从来就是以人定分（注）进行分配的，沒有按人头平均分配。这一下，他們又抓住了这条最大的“罪状”。說：“全省各地就沒有

（注）一九六七年，大寨的粮食分配办法又发展了一步，改变了过去以人定分和按劳分配的办法，实行按实际需要“自报公议”的办法。

以人定分的分配，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，看你们大寨，就是不执行政策！不仅不执行政策和违犯政策，你们好多方面要制定政策，你们成了‘小中央’了！”确实，我们从来就是以人定分进行分配的。我们认为分配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，要促进生产，不是为了分配而分配，更不是平均主义，物质刺激，所以我们按人口分配部分才实行以人定分进行分配。我们每年的基本口粮是三百斤，一岁至四岁的小孩是六分，三六一百八十斤，小孩刚会吃东西，这能说是不够吃吗？五岁至六岁打八分，三八二百四十斤，七岁以上按大人算。这可以了吧。整个口粮分配部分除了按人口分的以外，剩余的，我们加到劳动日的分配部分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呢？比如有的五、六个孩子，有的七、八个孩子，

你要見一個人頭就分上三百斤，他吃不了只好存起來。而有的大人多、勞動力多的戶也是按三百斤分，這算合理嗎？我們認為這是不合理的。這是平均主義，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，不符合毛澤東思想，不能促進生產。

再舉一個“罪名”，就是工分問題。他們說什麼：“你們大寨是什麼先進單位？再落後的隊，也沒有象你們這樣的亂記工分，難道說你們不是假先進嗎？”我們怎麼“亂”記工分了呢？同志們可以想一想，到大寨參觀的人很多，要遇到下雨，我們要修路、墊路。冬天呢？遇到雪天，我們還往開掃路和鏟路，使同志們能夠到大寨參觀。這工是不不少的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“**農業學大寨**”。不僅我們中國的同志願意到大寨看一看，就是國際友人也願意到大寨看一看嘛！都是我們貧下中農去

接待客人和外宾的，难道說我們还能让地主、富农去接待嗎？为这些事干了活，不要記工分！？使那些地主、富农再来一个新的剝削，現在我們再劳动养活他們！？当然我們是要記工分啦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他們这些坏蛋，不讲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紅旗，却說我們記工分太多啦，比最落后的队还严重。那我們不是一片黑暗啦！还有一点光明嗎？

他們还胡說什么：“我們这次来搞‘四清’，是因为大寨的旗杆上面生了虫虫，把虫虫挖掉，紅旗才能举得更高。”他們捏造了一系列的“罪名”整我們，逼我們承認。你不承認，他們就围攻、逼供。保护他們的一小撮，打倒我們这一大片！这那是什么挖虫虫呢？明明是打着“紅旗”反紅旗，要把大寨这面紅旗砍掉嘛！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我們的支委就盼我